

● 西方马克思主义

论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中的人与自然观^{*}

余 莉

(贵州师范大学 政经系, 贵州 贵阳 550001)

[作者简介] 余 莉 (1975-), 女, 湖北武汉人, 贵州师范大学政经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 要]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观。依照弗洛伊德理论, 人与自然的冲突起源于原始本能的“放荡不羁”, 所以, 要发展文明必须压抑性欲。但马尔库塞认为, 对性欲的压抑不仅不能促进文明的进程, 相反却隐藏着严重的人与自然的危机, 对爱欲的约束最终将摧毁自然及人类自身。因此, 要发展文明, 只能通过爱欲的解放, 从而解放自然, 最终达成人的解放。

[关键词] 人; 自然; 文明; 本能; 压抑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158-04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之一——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以其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 尤其是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深刻批判而闻名于世。在他的大量以社会批判理论为主导思想的著作中, 同样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观。这些观点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勃勃生机下隐藏着危机的地球而言, 是极其有启发性的。因而, 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眼光解读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时, 仍不应该将其中非主导观点中的合理之处弃而不视。由此, 引发了我们对马尔库塞的代表作之一的《爱欲与文明》中, 关于人与自然观的思索。

《爱欲与文明》是马尔库塞思想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 马尔库塞一直致力于提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以《爱欲与文明》为标志, 他开始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的思想, 试图提出一种批判的文明理论。在《爱欲与文明》中, 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下的压抑性理论出发, 针对弗洛伊德提出的文明与爱欲的不可调和性, 提出了人类文明应建立在非压抑性秩序的可能性。他认为, 爱欲的解放不仅不会阻碍文明的进展, 还有可能解决在现实原则的压抑性秩序下许多无法避免的潜在危机——其中就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危机。

一、原始本能下人与自然冲突的起源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人作为一种自然生物, 性欲力比多的完全满足是其本能需要。但是“在人类性欲与满足这些欲望的环境之间存在着‘自然的’、持续的失调”^[1] (第 65 页)。也就是说, 自然界充满“缺乏”, 充满贫困, 它不可能“主动地”适应人类本能的完全满足, 人类只能以“生存斗争”来获取自身需要的满足。但问题在于, 本能需要的满足是无止境的, 这就在人与自然之间埋下了冲突萌生的种子。因为自

然界的“缺乏”使人为了“力比多 (Libido)”的完全满足产生争夺,这种争夺最明显地表现于人与人的争夺,其次就表现人与自然的争夺。加之“性欲本质上是‘放荡不羁’的”^[1](第 31 页),因而任性的力比多为了满足,遵循着一种快乐原则,即它没有任何时间、地点的概念,“满足”是其最直接的、也是惟一的目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无所顾忌的满足,往往打乱了自然界与人类自身正常的发展进程,对人自身及其满足的环境形成一种攻击性的破坏力量。这必然导致人类彼此之间关系的混乱,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同时,这种冲突与混乱又必然相互影响,进而促使它们的不断加剧。因而马尔库塞说:“快乐原则如果不加以限制,则将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发生冲突”^[1](第 4 页)。

马尔库塞将人与自然的冲突起源,归结于为了满足不被限制的性欲而引起,无疑是不当的,马尔库塞的这一理论观点,虽然来源于弗洛伊德的性欲论。但是,从人类自身的发展看,人类原始本能中的这种性欲的满足表面上是一种动物性的内驱力;但从本质上而言,更是一种从自身的快乐出发却不顾及周围环境及其人类整体发展的“私欲”。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马尔库塞的人与自然观是很有启发性的。众所周知,现在的地球危机绝大部分都是源于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毫无止境地向地球掠夺、索取,也向人类自身不断发起攻击。这种“私欲”的破坏力之大是无以计量的。它同样也遵循着某种快乐原则,只不过这种快乐不是由性欲的满足引起,而是由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为其目标的。唯物史观向来强调社会各种矛盾产生的最终根源都来自于经济利益的争斗,并由之引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出现。而经济利益的争夺,最明显地就表现为不同主体之间为其“私欲”而发生的争夺。这也正是我们从马尔库塞关于人与自然冲突起源的理论中所获得的一丝启发。

二、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的潜在危机

为了维护人类的生存发展,马尔库塞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压抑性理论。因为,只有对放任的性欲加以压抑,才能避免人对自身、对自然的破坏,才能有效地组织起人类,形成有秩序的部落、群体直至社会。也只有在现实原则下对人类社会实行性欲的压抑,才是人类社会真正走向文明的基本条件。所以,弗洛伊德“把性欲看作是一种本质上与文明相抵触的破坏力量”^[1](第 26 页)。马尔库塞将这种压抑称之为基本压抑,“而这种基本压抑乃是人从原始人向现代人发展的标志”^[1](第 23 页)。即基本压抑从理性上摆脱了非理性本能的放纵,从而保护了自我的生存,因为此时,必要的压抑使自然的缺乏与贫困不能再对人类产生控制,而且基本压抑“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满足,因为‘吞没’自然,打破自然的强制,正是人类所特有的快乐原则的形式”^[1](第 23 页)。那么,在这种压抑性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就可以不存在了吗?马尔库塞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及其辩证法,遵循弗洛伊德所谓的文明辩证法,对它们加以改造,然后指出:在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自己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并依此指出,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概念,由于把历史偶然性变成了生物必然性”,就抹煞了一个事实,即“成长着的自我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在任何阶段都是某种现实的特定社会——历史组织,它通过特定的社会机构及其代理人影响心理结构”^[1](第 20 页)。因而,在马尔库塞的眼中,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非历史性”的,并存在着矛盾。因为在文明的人类社会中,尤其是发达的工业社会,不仅存在基本压抑,更多的是存在着“额外压抑”。所谓“额外压抑”,就是“为社会统治所必不可少的约束,它与基本压抑的区别在于,它是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变更’”^[1](第 21 页)。它是“特定统治机构”所附加的控制,其目的不再是为了文明的发展,而是特定团体“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1](第 21 页)而实行的统治。他们所遵循的是社会历史阶段的现实原则——操作原则。

其次,在基本压抑的作用下,由于弑父所产生的罪恶感使社会有秩序地发展着。但随着充当最初统治者——父亲角色的人不断增多,攻击性的目标也随之增多。于是在这个表面有秩序的社会下,隐藏着负罪感在增强,也即等王破坏性的增强。弗洛伊德认为,虽然只有加强性本能和发展爱欲才能约束这种

破坏本能,但这又是发展文明所禁忌的。而此时,受到额外压抑的性欲在社会中被文明不断地升华,并转移为异化了的工作冲动。因为“升华又意味着非性欲化”^[1](第 58 页)。这必然导致本能结构的平衡被打破。文明也即陷入了“破坏性的辩证法”之中,因为“对爱欲的持久约束最终将削弱生命本能,从而强化并释放那些要求对它们进行约束的力量,即破坏力量”^[1](第 28 页)。于是,破坏本能被释放了出来。

表面上看,“把破坏本能从自身转向外部世界,可以确保文明的发展”^[1](第 61 页)。但马尔库塞认为,在额外压抑下的破化本能是被升华成为统治自然的力量而被释放出来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的发展也就是对自然的统治力量的加强。破化本能的目标向外转移到整个自然界及外部世界。这表现在人类技术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应用。结果“自然遭到了真正的‘侵犯’”^[1](第 61 页)。因为“破坏性依然是一种破坏性,尽管向外转移了,因此它的对象,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受到了真正的、剧烈的攻击,并因此而变得面目全非”^[1](第 61 页)。这样人类就可以利用工作冲动对其加以强制性的重建,转移被压抑的性欲,以此来巩固压抑组织的长期统治。于是,对自然的支配与日俱增,自然就在人类手中被破坏,被重建,又被破坏,又被重建……而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正是使破坏手段不断增强的最有利的工具之一。破坏性本能在此得到了比性欲更直接的满足。

即便如此,对自然的这种“建设性的侵犯”仍有可能毁灭生命,毕竟破坏本能的目标就是生命。它在侵犯自然的同时,仍以战争等形式对人类自身及其生活环境进行着毁灭性的破坏。最后,马尔库塞还从哲学的理性发展中发现,“人的理性从其功能上说是压抑性的。而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则是征服外部自然”^[1](第 78 页)。因为,“对人类和自然环境进行理性改造的自我表明,它自身本质上是一个攻击性的、好战的主体,它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控制客体”^[1](第 78 页)。于是,自然(包括自我本身及其外部世界)就成为某种斗争、征服,甚至侵犯的对象。为了满足需要,人类必须永远进攻、控制并开发自然。因为理性只有从“更有效得改造和开发自然”中,才能确保人类潜能的实现。但是,这种“对对象世界的攻击态度,对自然的统治,最终的目标乃是人对人的统治”^[1](第 81 页)。因而压抑产生的原因不再是由于缺乏,而是由于缺乏后的不平均分配;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统治的继续。所以,理性所带来的结果也不再是对文明的发展,而是对文明的、对自然(包括人自身及其外部世界)的一种摧毁。

这种隐藏在有秩序的文明下的人与自然的危机是弗洛伊德始料未及的,而马尔库塞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点”下,把它们揭示出来。但是,我们不难看出,马尔库塞的所有理论基础、推论过程仍采用的是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不过,在马尔库塞的论述中,他对文明社会所存在的人与自然潜在危机的揭露,是具有其合理性的。比如说,他对西方统治集团巩固其统治心理的分析;出于统治目的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滥用的批判;对人类统治、控制自然心理的分析……尤其是马尔库塞指出人类与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一旦自然遭到摧毁,人类也必然要灭亡。

三、非压抑性的社会秩序下人与自然的统一

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一再指出,死亡本能的“派生物”与爱欲的各种“神经症的反常表现”是一股破坏,即存文化的逆流。但是,马尔库塞认为,它们恰恰破坏的是压抑,“它们的目的是不只是反对现实原则,实行虚无,而且要超越现实原则,达到另外一种存在”^[1](第 77 页)。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发展,也就是理性的发展,逻各斯作为存在的本质,与从属于快乐原则的技能和态度处于对抗之中,也就是说:“当哲学把逻各斯看作存在的本质时,这种逻各斯就已是统治的逻各斯了,已经是人与自然必须服从的理性,这种逻各斯不仅发号施令,为所欲为,而且确定方向”^[1](第 90 页)。所以,在压抑的文明下,对人与自然的各种斗争、征服活动都是无法避免的。表面上,这些活动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以获得自由,但在这些活动过程中,人与自然都已遭到了破坏。由此,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连续不断的进行征服活动,而恰恰是在明确地认识和满足了存在的时候,制止这种征服活动”^[1](第 82 页)。那么,这种“存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存在正是一种在非压抑性的持续下无须痛苦

的满足,而这只有在成熟文明中才能达到这种存在。因为在“成熟工业文明的‘理想’条件下劳动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劳动时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劳动机能可以相互交换,所有这些便结束了异化状态”^[1](第 110 页)。可见,在成熟文明中,被消除的不是劳动和工作,而是那些导致人类生存成为劳动工具的社会组织。因此,工作在成熟文明中将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消遣”。它完全摆脱了生产和操作的价值标准——生产率,即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程度,从而“表示劳动完全服从与人与自然的自由发展的潜能”^[1](第 143 页)。

至于创造出这种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则要归功于“爱欲的解放”。在非压抑性的成熟文明中,性快感的获得将从生殖器部位扩展到身体的其它区域,是整个身体都成为性欲的基础,从而使性欲转变为爱欲。爱欲具有的文化建设力量是非压抑的升华。此时性欲的目标既没有被偏移,也没有受阻碍,这不仅是个体在非生殖性欲的活动和关系中得到满足,而且能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出现协调的关系。

最后,马尔库塞又将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作为非压抑性文明中人类生存的原型。因为他认为:“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对世界的经验否定了那种维系着操作原则的东西”,即理性,所以“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被克服了”^[1](第 120 页)。这使人们想起了“一个不是等待支配和控制,而是等待解放的世界的经验,关于一种即将解放爱欲力量的自由经验,这种力量目前正困囿于被压抑、被僵化的人与自然中”^[1](第 119 页)。由此,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界得到了解放,人的解放才能真正的实行,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和解与统一。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分析人与自然的潜在危机时,马尔库塞还算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的话,但到这里,其理论核心的弗洛伊德主义已昭然若揭。他仅从心理学分析的角度去窥视人类社会、自然及其整个世界,从而将人与自然的统一纳入到性欲的扩展和爱欲的解放中。虽然,马尔库塞在揭示人与自然的潜在危机时,还尚存一丝合理因素,但在解决这些危机的途径上,他是毫无可取之处了。

参 考 文 献

[1] [美]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 徐崇温.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严 真)

Human Being and Nature Theory of Marcuse

YU L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Econom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Biography YU Li (1975-), female, Gradu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Economic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m philosophy.

Abstract “Eros and Civilization” by Marcuse contains a profound theory about human being and nature. In the view of Freud,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profligacy of sexuality. So to develop our civilization, we must depress our sexuality. But Marcuse hold a different view: The depression of our sexuality can't propel the steps of our civiliz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lead to serious crisi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To confine our Eros will totally destroy nature and ourselves. So, can we develop our civilization only through the liberation of our Eros and then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ure,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 will be attained.

Key word human being; nature; civilization; sexuality; depression